

马华文学大系

评论

1965~1996

执行总编辑：戴小华

总编辑：云里风

主 编：谢川成



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联合出版

马华文学大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1
9
6
5
1
9
9
6

评论

马华文学大系

评论

1965 ~ 1996

执行总编辑：戴小华

总 编：云里风

主 编：谢川成

编 委：陈应德、陈雪风

责任编辑：曾真、颜诗诗

封面设计：林亚鞠

打字/排版：郑仸妤

联合出版：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Penerbitan Pelangi Sdn. Bhd. (89120 - H)

总公司：66, Jalan Pingai, Taman Pelangi,
80400 Johor Bahru, Johor Darul Takzim, Malaysia.
Tel: 607-3316288 Fax: 607-3329201
E-mail: ppsb@pojaring.my

销售处：9, Jalan P/18, Taman Industri Selaman,
Seksyen 10, Bandar Baru Bangi,
43650 Bangi,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Tel: 603-89202818 Fax: 603-89261223
E-mail: ppsbkl@pojaring.my

www.pelangibooks.com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ALIRAN CHINA MALAYSIA

Th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um of Malaysia

40-3, Jalan Vivekananda, Off Jalan Brickfields,
5047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 Fax: 03-22745388

发 行：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初 版：2004 年

印 刷：嘉利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83-50-3545-8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总序



云里风

东南亚各国的华裔同胞，在披荆斩棘、开荒拓土的过程中，凭着刻苦耐劳的精神，付出了无数的血汗，惨淡经营的结果，不论在哪一个领域，都有非凡的成就。就以马华文学来说，它自1919年发轫迄今，前辈作家辛勤耕耘所播下的文学种子，不但已茁壮成长，而且还开花结果。他们在困难重重的环境中所写出来的作品，已成为马来西亚华族文化的瑰宝，也是整个马来西亚文化的珍贵资产，永远闪耀着迷人的光辉。

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马华文学已是东南亚华文文学主要的组成部分；马来亚独立后，一批本土的笔耕者，他们在自力更生的情况下，排除万难，为文学事业作出无私的奉献，除了焚膏继晷，努力创作之外，并积极地推展各种文学活动。1965年马、新分家，马华文学迈进了一个新的里程，马华作家在恶劣的环境中发奋图强。从80年代初期开始，马华文学界与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界有了更频密的交流机会，在许多国际性的华文文学研讨会中，马华写作人和各地的作家坦诚交流，交换著作，从中获取了宝贵的文学知识和创作经验，也促使中国及海外许多作家学者对马华文学的重视，进而展开研究工作，大大提升了马华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的地位。

近十多年来，在作协的领导与带动下，马华文学已获得华社的重视与支持，马华作家不再是孤军作战了。许多企业家和华团都献捐经费，设立出版基金，赞助作家出版著作，而各种文学奖的举办也激发了写作人创作的热忱，所以马华文坛人才辈出，佳作如林。如果能把马、新分家后的优秀作品，编成一套大系出版，意义非常重大。但由

于编选文学大系，需动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还要面对许多困难，因此一直没有人敢去尝试。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成立以来，已逾二十载，在历届理事的通力合作和会员的爱护与支持下，会务进展顺利。我们本着创会的宗旨，一方面促进文友的团结，为会员谋取福利，另一方面推行文学界、企业界和新闻界的三结合运动，与华社建立良好关系。这二十多年来，先后举办过许多文学活动，也为会员出版了37部“90年代马华文丛”和其他文学作品，对马华文学所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聊堪告慰。

1996年马华作协改选，本人蒙会员厚爱，再度中选为会长之职。新届理事会举行首次会议时，马峇兄率先提出出版大系的意义和重要性，理事们经慎重商讨后，一致认为这虽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但作协既然是全国性的文学组织，职责所在，义不容辞。于是即席成立“马华文学大系”编委会，专司其事。我们征求到丹斯里张德麟的赞助，解决了出版经费的难题，接着就拟订编选细则和出版计划，决定搜集由1965年至1996年的马华文学优秀作品，按照文体编成下列10巨册出版：

- (1) 短篇小说（一）——1965年至1980年，主编：李忆蓂
- (2) 短篇小说（二）——1981年至1996年，主编：陈政欣
- (3) 中长篇小说——1965年至1996年，主编：马峇
- (4) 散文（一）——1965年至1980年，主编：碧澄
- (5) 散文（二）——1981年至1996年，主编：小黑
- (6) 诗歌（一）——1965年至1980年，主编：何乃健
- (7) 诗歌（二）——1981年至1996年，主编：沈钧庭
- (8) 戏剧——1965年至1996年，主编：柯金德
- (9) 评论——1965年至1996年，主编：谢川成
- (10) 史料——1965年至1996年，主编：李锦宗

编委会成立之后，立即展开筹备工作，除了在报章宣布此讯息外，也发函给全体会员，并由各组负责人分别向作家邀稿。我们原希望马华作家们会给予热烈支持，很快就能大功告成。不料事与愿违，许多作家似乎对此不感兴趣，他们多抱着观望态度，没有给予积极响应。我们除了函电交催之外，还特地聘请一位文友协助，专门负责催

稿和联络工作，为期一年，但仍无显著效果。

编选大系的确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单在选稿方面，就会面对许多困难。各组负责人在决定要选用某位作家的作品之后，先得多方设法去查访他们的地址，而邀稿函件寄出之后，除非能得到该名作家的合作，将自选的优秀作品寄来，否则要从他们许多作品中去挑选，不但事倍功半，而且所选出来的作品，未必能迎合作家本人的心意。各组负责人在这方面所承受的苦恼和压力，真可说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外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编委会为了克服这类困难，曾举行无数次的会议，进行检讨。在不断地努力之下，直至1999年底，征稿工作才告一个段落。于是再接再厉，进行第二步的出版计划。我们征求到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的同意，于2000年1月双方签订合约，预期在一年内陆续出版。

不料好事多磨，彩虹出版社在签约后不久，为了避免抵触版权法令，坚持每位入选的作家，必须签具一份同意书，否则该社不愿出版。我们征询过多名法律界人士的意见，他们也认为此举乃属必要，否则出版之后，可能会产生许多法律上的纠纷。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只好遵从出版社的要求，向所有入选作家寄发同意书，并请他们在一个个月内签回。我们认为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必然会获得作家们的合作与支持，但事情却出乎意料之外，同意书寄发后，在指定的时间内签回者不到20%。于是各组负责人不得不费尽心机，通过各种管道，再三催请，这样又拖延了好几个月，仍然有许多作家没有回应。为了使大系的出版工作不致于一再延误，作协理事和大系编委会在去年四月举行的联席会议中，决定采取快刀斩乱麻之策，凡是没有寄回同意书者，一律忍痛割爱。基于这种客观因素，这套大系难免会有缺憾，无法臻至理想地步，希望大家能够谅解我们的苦衷。有一点可以告慰者，编委会同人为了编选这套大系，花费不少的精神和时间，大家都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在选稿方面，遵循拟定的细则和方针，大公无私，不分流派，尽量做到客观地步，绝对不受个人的成见所影响，这是可以问心无愧的。

《马华文学大系》在作协理事及编委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历时5年，现在总算有机会和大家见面。它正像一名难产的宁馨儿，虽然有点先天不足，但毕竟是马华作家的心血结晶，希望大家会喜欢它、爱护它，给它善意的指教和批评，以供将来有机会再版时作为修订补充

的借鉴。

本人在此谨向赞助人丹斯里张德麟先生、编委会同人和支持我们的作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他们无疑地已为马华文学界做了一件富有意义的事。我希望大家的这番努力能产生抛砖引玉的作用，今后会有一批有心人去进行编选另一套更完善、更理想的大系，为马华文学增添光彩。

云里风

30.04.2001

绪论



戴小华

—

一般来说，“文学大系”被认为是代表了某一历史时代某一地域、民族或国家的文学发展历史的纪录。事实上，我们也可以借着“文学大系”作为观看某一历史时代某一地域、民族或国家的社会、文化，尤其是人类心灵演变的一个重要的窗口。然而，具有不同文学观念、美学观念的文学史家会从不同的角度编写出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学史。像有的侧重从社会学的角度入手，有的则侧重从文艺运动、文艺思潮的角度编写，也有的侧重从文体形式的角度编写。所以，“文学大系”应是愈多愈好，因为我们可以从各种“文学大系”中看出不同编选者的文学观、意识形态。从诸种本子的比较中，可以推敲当代文学的真容。

然而，编选“文学大系”毕竟是项繁琐浩大的工程。在80多年的马华文学发展中，出现的大系仅有方修编写的十册《马华新文学大系》（1919年至1942年）和以李延辉组成的编辑委员会所编的八册《新马华文文学大系》（1945年至1965年）。即便这两套大系存有一些瑕疵，却仍无损于他们为马华文学史料的整理工作，所作出的开创性的贡献。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身为全国性的文学组织，鉴于职责所在，1996年决定编选一套自1965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分家后至1996年间的《马华文学大系》十巨册。其中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各两卷；中长篇小说、戏剧、评论和史料分别为单卷。原本预计4年内完成，然却事与愿违，个中原因，前作协会长云里风在总序中已阐明部分，其余部分也不便述说。

2002年6月，作协改选，云里风因身体不适，我“临危受命”接任作协会长。此时，费时6年编选的大系仅完成短篇小说、散文及中长篇小说共五卷。原由丹斯里张德麟赞助的出版经费也因时间的拖延宣告用罄。我一上任，除了得重新筹募出版经费外，也别无选择的只能在大系已定的格局中力求完善，并尽速完成另外五卷大系的编选工作。而在过去6年的编选过程中，主编也早已有所变动：诗歌（一）（1965年至1980年），主编：何乃健；诗歌（二）（1981年至1996年），主编：沈钧庭；戏剧（1965年至1996年），主编：柯金德；评论（1965年至1996年），主编：谢川成；史料（1965年至1996年），主编：李锦宗。鉴于编选工作仍存有一些问题及许多不足之处，因此决定增加编委阵容，我们特邀对马华文学发展卓有贡献的两大华文报章星洲日报及南洋商报集团总编辑萧依钊和洪松坚为编委会顾问，符颂勤、李英华、黄俊麟及许通元为谘询委员，再加上南方学院十多位爱好文学的学生的协助，终令大系顺利完成。

二

编选《马华文学大系》，让我们从文坛前辈的创作轨迹中，明显地察觉到马华文学历经80多年的发展，无论在文学思潮、作品内容、文体形式、文学观念及美学观念上都有了根本的重要变化。

从文学思潮看，1965年前的文学创作基本上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一家天下。之后，马华文坛发生过多次的文学论争，现实主义的作者在继续深化并获得开放性发展的同时，现代主义的作者也在思想主题上不断升华、超越。从而形成了与前期单一文学思潮所不同的多元文学思潮、多元美学原则并立竞存的局面。

从文学的多样化这一角度看，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从作品内容来看，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是文学描写的生活范围和创作领域不断扩大。这就从根本上扭转了70年代前文学创作题材狭窄片面以及思想公式化的现象。其次是，文学作品在人物形象、艺术典型的塑造上也有了新的发展。从过去将人物性格善恶的典型化和两极化代之以具有人的情感和内心全部活动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再次，马华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也有了新的突破。

早期，由于现实主义单一创作原则的画地自限，虽也出现了一些相当优秀的作品，甚至出现了不同作家作品的不同风格和流派，但毕竟只是现实主义这同一美学范畴之内的风格差异。然而由于时代的进步及受到西方文艺风尚的影响，许多作家的艺术思维也随着解放，开始不断探索并创造多种艺术形式，用以反映急剧变化的现实生活及探索人的精神领域。于是写实的、写意的、抒情的、哲理的、象征的、感觉的、印象的、变形的、荒诞的、魔幻的等等现代主义美学范畴之内的各种文学创作的形体样式逐渐丰富了马华文学。

此外，马华文学在文学观念和美学观念的不断变化更新。

简言之，就是从“单一视角”变化为“多元美学的原则”。这种变化更新，标志了马华文学既能掌握住本土中优秀的、适宜于反映新的时代内容的东西，又能够在历史所提供的最大范围内，充分吸收当代世界文学的各种有效的技巧手法和有价值的新观念，从而把马华文学不断地推向高峰。

最后，马华文学最根本最重要的变化是体现在其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

马华文学导源于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在80多年的文学发展中，历史及社会的客观条件和写作者主观的努力是影响马华文学的两大因素。这两大因素虽然因时代不同而有不同的内容，然而，它一直是影响着马华文学未来的发展。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与多元文化的社会，马华文学由于中华文化与异族文化产生冲突、碰撞、交融和汇合，因而也吸收了异族文化的营养而显得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化。马华社会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道德观念、心理素质、思想感情和语言文化。马华文学也因而具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一个民族的文学、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这种独特的艺术矿场相信马华作家更具优势去发掘，再将这些发掘经过熔炼和表现，化成作品。

三

至于在编选的原则和若干具体问题上，尚有下列几点需要说明：

一、我因半途接棒，大系在原先的格局上已有了难以超越的局限，因此编选过程倍加困难。所以，编委会成员虽殚尽极虑，努力将

32年来的佳作尽皆汇拢，但由于种种因素所限，再加上目光不及，难免有挂一漏万和不当之处，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教。何况面对32年来出现的大量作家作品，不可能追求全面和详尽。同时，也不认为“全面”和“详尽”是编选文学大系应奉行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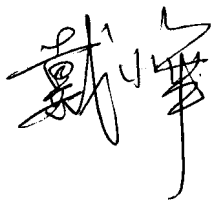
二、各卷选文原定50万字，然多数编委都大叹篇幅不够，且都忍痛大事删芟，最后仍有几卷超过预定规模。

三、为了有效呈现编选观点，每卷都由主编撰写导言一篇冠于书前，以厘清各卷编选范畴并提示相关内容；为了有一个“史”的线索，作品尽量以发表的年代先后排列，并由马苍撰写作者简介附在书后，提供读者基本资料，希望有助于读者了解选文作者的背景。

四、已经出版的五卷文学大系，由于彩虹出版社，为了避免抵触版权法令，坚持每位入选的作家，必须签具一份同意书，否则该社不愿出版。因此，许多没有签回同意书的作家被忍痛割爱。然而为了力求更能全面的反映出马华文学32年的创作面貌，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留下更加完善的文化不动产，由我担任执行总编辑的五卷大系，我们决定除了少数作家特别表示因故不愿被选入外，但因一些作家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而我们手上又有他们的作品，鉴于他们的文学地位，决定大胆代为选入，同意书则由作协代签。相信这些作家事后获悉定会理解我们的苦心及诚意，而不致于为难作协这个穷团体。

四

本大系费时8年终能顺利付梓，对于编委会全体成员，丰隆保险、郭氏基金、郭兄弟有限公司、拿汀陈月宝，及一位不愿具名而以其先父颜端祐之名赞助的热心人士及机构，以及所有支持我们这项工作的人，本人于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我们希望这个抛砖引玉的工作能为马华文学带来更多的关注、更好的前景。



2004年1月26日

一、评论家的孤寂

评论是文学的重要书写行为，是论述的活动。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必须并存，才能产生互动。创作活动“乃是作者将其内在的思想和情感以一组可以有效传达的文字往外表现”，而评论活动“主要是针对文学活动空间的个别或整体现象，加以诠释并从事价值判断。”

（李瑞腾，1989）以上两种文学的书写活动本质各异。一般而言，在创作活动中，“创作者需特具对人世现象的灵视巧思，从选择素材到经营篇章的书写过程，他必须把握住原创性”；在评论活动中，“评论者其实也正参与作品的创造”（李瑞腾，1989）。由此观之，评论活动与创作活动息息相关，评论的重要性就在当中显现出来。

从事文学评论需要专业知识作为学术后盾。评论者虽然会受到个别的态度、学历背景、文学观念等的影响，但在评论时，他必须坚守理性与科学的论述原则，以免偏颇。评论必须尽量祛除印象主义式笼统的泛论，而应该以作家的作品为依据，印证自己的观点。没有论据的批评或理论，不可能引导读者解读文本。有鉴于此，评论者必须加强逻辑思考的能力、各种文体知识、论述的方法，面对作品，始能庖丁解牛，游刃有余。

这32年来，马华作家在文学理论与批评方面的努力，显然是不足的。有志于文学研究的人可谓“人烟稀少”。台湾前行代诗人痖弦曰：“我们诗坛一向对诗评家、诗论家很敬重。”这是台湾的情形。本地作者及读者对诗评家或广义而言的评论家会如此敬重吗？笔者认为，从事理论建设与实用批评者，一方面是寂寞的垦拓者，另一方面则是险滩的守护神。这些作者孜孜以赴，得到的有时未必是赞许，很多时候反而是负面的评语。自己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个中滋味，冷暖自知。文学评论少人问津，以及从事评论者的努力未臻理想，上述现象或许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二、评论的市场地位

台湾文学评论家孟樊说：“在市场上，诗一向是最弱势的文类，而诗评论又是弱势中的弱势。”好一句“弱势中的弱势”。这使我想起1988年《蕉风》月刊主编王祖安的感叹。在题为《评论文字的匮乏》一文里，王祖安列出了马华文坛文学评论贫乏的三个原因，即科班出身的学者、学生不多；一般读者、作者对评论的看法出现偏差；文学的读者群有限。这三个原因都可以说针对时弊，凸显了当时的文坛现象。十多年后的今天，本地科班出身的学者不少，可惜从事文学评论的仍然不多。至于第二个原因，情况无多大改变，评论作者的地位并未提升。文学读者群，在科技及互联网的冲击下，不但有限，而且有进一步缩小的危机。文学遂成了小众化的“玩意”。一般读者，肯花钱购买文学作品已经难能可贵，愿意再花钱买评论集，甚至有点不可思议了。这是文学评论的实际市场情况。

三、本集的编辑过程及选稿标准

编辑大系异于编辑选集。选集的编纂，多少受到编者的喜好与品味的影响。编者心中或有典律要建立，通过编辑选集来达到典律的构成。这是选集编者的优势。大系的价值不同，它要反映的是那个时期的评论状况，编者就必须放弃个人的偏嗜、流派，尽量做到客观、兼容并蓄。

本集的编辑过程是这样的：首先，由作家协会发出征求大系各集作品的文告，呼吁作者自选佳作寄给编委会。文告刊登后，我们收到的作品实在太少，不可能编辑成书。因此，主编及编委只好从这32年来的杂志报章、作者的单行本选择评论文章。个人的精力与时间实在有限，能够翻阅到的旧杂志及报刊也不多。我们仅能在有限的资源中作出抉择。

为了方便选稿，我们拟定了八项选稿原则：

- 1、作者在发表文章的时候还是马来西亚公民或永久公民；
- 2、稿件只限于已经发表在报章、杂志、书籍或研讨会上的作品；
- 3、稿件发表日期：1965年1月1日至1996年12月31日；

4、拟选之作品将分为两大类：

(a) 马华文学的整体论述

(b) 实用批评

5、每名作者最多只选3篇，论文篇幅长短不拘；

6、马华文学的整体论述乃从宏观的角度论述马华文学，而实用批评所评论的对象则只限于马华文学作品；

7、作品内容只限于学术性之论述，文章牵涉人身攻击、讥讽、谩骂或自吹自擂之部分，编委有权删除之；如上述不当之文句或段落为编委所忽略，大系出版之后，文责由作者自负；

8、选稿只考虑作品之内容、原创性、思想及学术水平，不以任何字辈为选择框限。

原则（四）本来锁定的两类作品是理论和实际批评。这是前主编陈应德博士定下来的。开始阶段，作为编委的我亦曾根据上述两种作品选稿，并把所选稿件寄给主编。后来，陈博士以身体健康为由建议由我担任主编，他则退居编辑。我于是从多方面搜寻稿件，也把作者寄来的稿件与自己翻查到的稿件根据理论及评论两部分编排。工作完成后，我迅速把稿件寄给出版社。出版社完成打字工作后，才发现超出原定篇幅许多。于是，作协会长戴小华召开紧急会议，并邀请了作协的副会长陈政欣、出版组组长李忆蓀出席，与首次出席会议的另一编委陈雪风共商对策。在会议上，会长说明评论卷只印一册，篇幅以五百页左右为限。已经排版打字的稿件有七百多页，严重超出合约的协议。除此之外，陈雪风对所选的稿件有意见，认为60年代的评论文稿几乎完全欠奉，收录的论文也过于集中在几位作者身上。大家都认为陈的意见可取。会长于是建议陈着手收集60年代的评论文稿，并尽快交给主编。由于篇幅严重超额，笔者于是建议只收实用批评，大家咸表赞同。

后来，陈雪风交来了几篇早期的评论文章，有几篇适合选用，其他的不是太短就是太长，或体制难分。例如，其中一篇是评论上一套马华文学大系各类作品的，编委觉得题材不适合，只好割爱。

在编辑选稿的过程中，我们尽量根据以上原则行事。这些原则帮忙我们解决了一些作者身分的问题。例如，陈慧桦（陈鹏翔）虽然在台湾任职，温瑞安在香港发展，杨升桥在美国经商，却未放弃本国国籍。因此，他们的作品入选。

马华文坛评论作者不多，活跃者就是那几十人而已。温任平在理论及实际批评的贡献有目共睹。他从事诗的批评，亦同时留意散文的表现，论析的涵盖面甚为宽广。陈慧桦在大学教文学逾三十载，其文学见解值得重视。可是，他寄来的评论，有些讨论台湾诗人的作品，有些探讨比较文学课题，不适合本集体例，因此只选录两篇。传承得是年轻一代的评论作者。诗歌和散文评论都写得颇为出色。评论只是他的“诗余”，有此规模，已属难得。部分评论作者已经“金笔”高挂了，我们恳切希望，大系之出版或能刺激他们再度执笔，继续从事本土性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建设，为 21 世纪的马华文学提供新的动力。我们的评论文字整体而言仍嫌贫乏，个别作者的表现则不亚于台湾和大陆作者。

四、内容分类

作为《马华文学大系》的其中一卷，本评论集希望能够反映这 32 年来马华文坛的评论状况及其发展的大体轨迹。

本集内容主要分为马华文学的整体论述与实际批评。我们认为研究文学可以采取宏观的角度，也可以从微观入手。前者乃大格局论述，可见森林之整体，后者从不同文类切入，可观赏个别之花草树木。由于评论作者不多，作品有限，我们在编选时不以年代为轴，而以前述两大类别为准。这样的编选方式，我们认为有几个好处：首先，我们看得出什么文类的评论最为丰收，哪一种文类的评论最是孱弱；再者，评论作者的努力方向也尽在眼帘，努力钻研还是浅尝辄止，莫不在我们的视线范围。整体论述方面则反映了评论界对马华文学的意见与看法。批评部分，则让读者尽览这三十年来受到评论者看重的作家。当然，被评与不被评并非优秀作家的必要条件。不过，好作家大概不会没有知音的吧！这就是把本集内容分为理论与批评两部分的用心。

五、整体论述

马华文学的总论或整体论述只有区区 8 篇文章而已，即吴岸的《砂华文学的独特性》、陈应德的《马华文学定义的商榷》、林水榛的《论马华文学地方色彩的形成》、林春美《近十年来马华文学的中

国情结》、黄锦树的《“马华文学”全称：初论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学”与“华文文学”》、方北方的《马华文学与马华社会的密切关系》、张锦忠的《马华文学：离心与隐匿的书写人》以及林建国的《为什么马华文学？》。

吴岸的作品，论述了砂华文学的独特性，让读者有机会管窥东马文学的一斑。陈应德论述的是马华文学的定义问题。他认为“马华文学”中‘华’字应该是指华文，并非指华人或华裔。”他在《马华文学定义的商榷》一文中强调大马华裔文学比马华文学所涵盖的范围为广。马华文坛历来援用的马华文学涵盖的范围只限于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显然遗漏了某个重要板块。黄锦树从华人文学与华文文学的角度探讨马华文学的名称问题，是少壮学者对马华文学思考的结晶。林水榛的文章值得仔细阅读，因为他论述的是马华文学的地方色彩。马来西亚环境独特，与台湾、香港及大陆完全不同。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种语文的社会特征构成了特殊的环境。马华文学在其中生产，地方色彩无疑与别个地域不同。林氏在文章里，从题材、语言及思想意识三方面着墨，辅以散文与诗歌的实例，可谓理论有基，论证具体。林春美论述了马华文学中的中国情结；方北方则论述马华文学与马华社会之间的关系。张锦忠在《马华文学：离心与隐匿的书写人》里“试图勾勒影响马华文学的实际政治与文化背景，从而陈述马华作家受困于政治化因素积淀而成的文化情结，目的不在诠释或阅读个别作家作品，而是借机辩证省思，作为他日进一步重读马华文学或重写马华文学史的立论基础或激素。”林建国的《为什么马华文学？》强调，研究马华文学应该引进历史观念。这里所指的历史当然是大马历史，而马华文学就是这个特定时空的产物。唯有如此，马华文学研究才能突破中国本位学者的论述模式。

六、实用批评

实用批评共收40篇，可分为4类：诗歌评论17篇，散文评论6篇，小说评论16篇，剧本评论1篇。诗歌评论最多，反映了评论者特别看重诗歌，原因或者是因为诗歌讲究技巧，评论起来比较有方向，不至于茫然无绪。李瑞腾教授认为：“评论者重视的诗，虽然逐渐消失其广大读者群，成为小众文类，但由于作为语言的艺术，它最

能发挥文字的锻炼工夫，其曲折委婉地表现主题意识的方式，特别值得分析探索，对评论者也最有挑战性，所以不断有人投身诗评论的行列。”（李瑞腾，1989）诗评收入 17 篇。小说评论的数量次于诗歌评论，入选的有 16 篇。从事小说评论的作者较多，重复的现象较少。这也显示小说颇受到评论者的垂青。散文的评论最少，只有 6 篇。本地散文作者数量可观，出版的散文集也很多。4 种文类中，散文与小说同样受到读者的欢迎，却得不到评论者的等量关注。原因是什么呢？是评论者不够努力吗？是评论者对散文完全不感兴趣吗？也许都不是。余光中对这现象的看法颇为独到：“散文家无所凭借，也无可遮掩，不像其他文类可以搬弄技巧，让作者隐身在其后。散文既如此袒露平实，评论家也就觉得没有多少技巧和隐衷可以探讨。同时，我国的散文古时候虽然曾有不少人来评注，可是西方的现代文学里散文不振，评论家用力所在是诗和小说，自有一套套的理论和术语可供施展。我国当代的评论家，所习的大半是西方的理论，面对散文，往往难以下手。”（余光中，1989）余光中从中西文学的角度来分析散文普遍受到评论者冷落的现象，可谓一针见血。剧本评论只有方北方的《初读戴小华的〈沙城〉——兼谈华语长篇电视剧》，只能算是聊备一格。

17 篇诗歌评论可以分为两类，一为个别诗人的专论，一为诗的专论。评者与被评者如下：

评者	田思、陈应德、林添星、吕晨沙、亦笔、温任平、张光达、傅承得、谢川成、石问亭、温瑞安、周清啸、周锦聪、叶啸、洪浪及李国七。
被评者	川草、梦羔子、谢川成、游川（子凡）、温任平、李宗舜、小曼、张瑞星、孟沙、方昂、田思、殷建波及吴岸。

在 16 位评者中，只有 3 位既是评者，也是被评者。这情形可能予人一种印象，以为从事评论的诗人并不多。其实，评者中的陈应德、傅承得、张光达、温瑞安、周清啸、周锦聪、亦笔都是诗人。由此观之，从事诗歌评论的大多数是诗人。这和台湾 1970 至 1989 文坛的情况接近。据李瑞腾的统计，《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的诗部分，评者 13 位，也是诗人的有 8 位。他的结论是：“这样的高比率显示